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王介甫曾子固文

茅鹿門選本

注晉

王介甫文

茅鹿門先生選本

周禮義序

周禮、周公居攝後作而未及實行者，秦火後，漢河間獻王得諸山巖屋壁中。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期晉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

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

位，有馮

同

有翼，

晉

亶不倦，

心服承德之世矣。

以所觀乎今，

考所學乎古，

所謂見

而知之者，

臣誠不自揆，

妄以爲庶幾焉！

故遂冒昧自竭，

而忘其材之弗及也。

謹列

其書爲二十有二卷，

凡十餘萬言，

上之御府，

副在有司，

以待制詔頒焉。

謹序。

【周官】周禮詳設官之制。

【亶亶】勉也。

【二十二卷】

周禮今本四十二卷，

茲云二十二卷，

或係安石新義另編之卷數。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

鋪郎切

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

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

惟虞、夏、商、周之遺文，

更秦而幾亡，

遭漢而僅存，

賴學士大夫誦說，

以故不泯。

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

天縱皇帝大知，

實始操之以驗物，

考之以決事，

又命訓其

義，兼明天下後世。

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

承乏與榮焉。

然言之淵懿，

而釋以淺陋；

命之重大，

而承以輕眇；

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

歟！謹序。

命之重大，

而承以輕眇；

貌音

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

歟！謹序。

【尚書入侍二句】神宗卽位，召安石爲翰林學士，兼侍講二年，遂參知政事。此尚書乃書名。【雱】字元澤，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尋遷龍圖閣直學士，早卒。【班】頒行也。【遭漢句】漢初，濟南伏生口授鼂錯二十八篇，號今文尚書。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竹簡尚書，合以今文，多三十一篇，號古文尚書。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共二十卷。【天縱】縱肆也，不可限量也。【淵懿】深美也。【眇】微也。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

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

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

通音

外行恂

荀音

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又命

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燿音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械音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部回切琢其章，續作管切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放】仿效也。

【賜】姓端木，字子貢。

【商】姓卜，字子夏。

【有得於一言兩句】賜聞貧富而悟切磋琢磨，南問素綢，而知

禮後，孔子俱襲之。

【泯泯紛紛】泯泯，猶茫茫，紛紛，亂貌。

【神罔句】惘，痛也，見詩大雅。

【恂】信也。

【日就月將二

句】將，行也，緝，繼續也，熙，光明也，見詩周頌。

【燭火】燭，然小火也。莊子：日月明矣，而燭火不熄。

【代匱】（左成）凡百君

子莫不代匱，匱，乏也。

【械樸】（大雅）篇名。械，白棧也，樸，相樸屬而叢生者。按樸屬，附著堅固也。

【作人】言文王之培養人才。

【追琢其章】即械樸末章語。見詩大雅。追，雕也，言雕琢之使成文。喻文王之政。

【續】繼也。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嘉祐三年，安石爲度支判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

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

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

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

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

諛想止切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

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

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

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

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

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

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

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嗟音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

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起晉於彼新田，於此菑持側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

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

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旣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成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

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

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

使之於一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六音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

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

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

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閒，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閒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

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陳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陳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

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